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

吴昌硕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锦绣文化企业





吴昌硕 1844 - 1927



序

丁羲元

一

吴昌硕在中国近代艺坛上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他诞生在中国近代史包括艺术史来说都是严峻的时代，一个历经巨变，风云壮阔的时代，一个需要巨匠而且涌现着巨匠的时代。他的出现，带来了艺术史以新的活跃的生命和息吹，改变了金石、书、画已有的内涵和形式，在中国艺术再度纳入国际的东西方的大循环中他投入了不倦的热情和助力。他从某一个侧面改变了他的时代。他不是一个早慧型的画家，然而以他坚韧的“苦铁”精神，攀登上了近代画史尤其是文人画史的遥峰，留下了“晚翠”的灿烂业绩。我们不会知道，如果没有吴昌硕，中国近代画史，将是何等景况。

二

吴昌硕于 1844 年 9 月 12 日(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初一)生于浙江省安吉县鄣吴村。这是浙西北与安徽接壤的一处小山村。我们从地图上都很难找到它，吴昌硕怎么会诞生在那里！？而且饶有兴味的是，我所称之为二十世纪中国画坛三巨匠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都来自溪山深处。吴昌硕曾亦庄亦谐地自称“一耕夫来自田间”，其味大可咀嚼。吴氏始迁祖吴瑾于南宋高宗南渡时，建炎元年(1127 年)由江苏淮安迁至浙西鄣吴村，“不欲居都会，拏舟泛苕水，曲折寻其源”，在深山中，“乐其风土，遂家焉”。(吴昌硕《吴氏列祖诸传》)鄣吴村属汉代之古鄣郡，其地山川幽美，古意横陈。鄣吴之势，水接西苕溪，经梅溪北过湖州而入太湖，其山南接西天目山主峰，幽秀之至。唐诗有“湖州安吉县，门与白云齐，禹力不到处，河声流向西”之赞美。其地由递铺(安吉)东出幽岭，可抵杭州，或由独松关直入余杭县境(为广德至临安之皖浙驿路，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鄣吴村四周多汉墓群，为良渚文化之故地，受古太湖文化所孕育。远古可追溯到

古防风国,为原始森林,翠竹遍地,“古田家在古防风”(吴昌硕自题)。鄞吴溪边和村口过去皆为参天古树,林木翳日,鸥鹭盘旋,百鸟翔集。故鄞吴又有“半日村”之称。溪南有玉华山(吴昌硕称为“青黄二色,秋深时望之,益见峥嵘之态”),与村后金华山遥对,故清代诗人王显承赞为“玉华金华双峰峙,流水落花出晚汀”。吴昌硕就出生于村中的一处明式古屋,门对西南,后境楼上窗扉间可一览金玉双峰,向被称为“双龙抢珠”之处。吴昌硕是吴氏始迁祖第二十二世孙,他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古史、古文化、溪山深秀所孕育,加之近代风云际会,蕴于一体,而终于造就一代巨匠。

吴昌硕一生从磨难中出。特别是他早年,17岁时(1860年)遭逢太平军进军杭州,过鄞吴村境与清兵以及村民频于交战,吴昌硕避兵逃往村南山里的石苍坞,帮工打杂,后来便逃到安徽交界的深山中,每以野果、草根、树皮、观音粉之类充食,过着“纵饭亦充泥”的流亡生活。五年后,乱定返回鄞吴村,一家九口只剩父子二人,而全村一片焦土,“亡者四千人,生存二十五人”(《别芜园》)。幸好吴昌硕在此生还之中,设若他也在亡者之列,则中国近代画史又将如何呢?所以吴昌硕的存在于其必然性中又有相当的偶然。他的这段流亡生涯,与任伯年同时且有些相似。不过任伯年22岁避兵逃亡中一度曾陷入太平军,充当呐喊之旗手,还有一段军旅生活经验。所以,任伯年比吴昌硕多了一层豪情,而吴昌硕却较任伯年更多一份韧性。吴昌硕原名“俊”,又名“俊卿”,初字“香补”、“芑圃”,并有一个颇具戏谑幽默意味的小名“乡阿姐”,因为避难石苍坞遂号“苍石”,或为“昌石”、“昌硕”、“苍硕”、“仓硕”。22岁(1865年)后与父亲辛甲住在安城,开垦芜园,因此前后共经历近十年的躬耕生涯,其间不倦于金石篆刻,因号“苦铁”、“苦铁道人”。1872年始离开芜园去江浙游历,以刻印谋生,因号“五湖印丐”。1882年(壬午四月)友人金俯将赠以得之古圻的古缶,“了无文字,朴陋可喜”,因以为号“缶庐”,或“老缶”、“缶道人”。后来在苏沪期间,为怀念芜园的生活,又自号“芜青亭长”(1882年)、“破荷亭长”(1895年)、“破荷道人”,在上海于役任佐贰小官,又自嘲为“酸寒尉”(1888年),长年过着“饥看天”的生活,“生计仗笔砚,久久贫向隅。典裘风雪侯,割爱时卖书”。(吴昌硕自题《饥看天图》)到了1899年11月,由同里丁保元之保举,吴昌硕得任江苏安东县令,因无意官场,不善逢迎,到任一月即辞职,因刻“一月安东令”、“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二印明志。直到晚年,69岁(1912年壬子)才正式用“昌硕”之字,并刻有“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之印。晚岁因耳重听,故又号“大聋”、“聋”、“聋道人”,又因只有三根痣须,遂又号“无须老人”,“无须吴”。以上从他的字号的更变就可深深感受到吴昌硕悲凉慷慨、砥砺弥坚的艺术生涯和美学性格。吴昌硕一生饱经时世,确有一种苍凉壮硕之气,深怀一种忧患意识,喜作苦调悲语。诗文书画,每多孕发于早年之生活苦境,而透过这一层心胸,特别到晚年,则又是豪情快语,是谐趣妙言,是人生的历练,是睿智的自如。

除了坎坷平生之一面,吴昌硕在艺术道路上又一个显著的特点,体现在他自己直捷的一语中,即所谓“三十始学诗,五十始学画”。他与一般画家不同,走的是文先于画的文人画一路,但又不同于青藤、白阳、八大山人、石涛诸文人画家的艺术之途。他独辟蹊径,他的艺术是金石(篆刻)——书(石鼓文)——诗——画独特的发展,最后相与生发,将诗书画印四者一冶熔之。“予耆古砖,绌于资,不能多得,得辄琢为砚,且镌铭焉。既而学篆,于篆耆猎碣。既而学画,于画耆青藤、雪个。”(《缶庐别存》自序)吴昌硕于金石篆刻似有宿好,童子时代即喜刻古砖汉砚,奏刀砉

砦,虽遭塾师严禁,仍隐于牖下无人处弄石不止。至青年芜园时期,吴昌硕已颇得个中妙谛,最早的自编印谱为1869年《朴巢印存》,尔后又有《苍石斋篆印》(1874年)、《齐云馆印谱》(1877年)、《篆云轩印存》(1879年),继则又更名为《削觚庐印存》(1879年),以后又不断地增补。其中甘苦、情操寄托一皆发抒于那首著名的七言古风《刻印》(1879年)中。“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这与石涛所题“古人未立法之先,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既立法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千百年来遂使今人不能一出头地也。”(《大涤子题画诗跋》卷一),其意一脉相承。这首诗所表现的大家风范呼之欲出,宜其有“自我作古空群雄”之不可遏止的心胸。诗中蕴蓄的美学理想为吴昌硕艺术发展的趋向作了有力的定位。

吴昌硕所谓“三十始学诗”,是一种认真的说法,就诗而论,是吴氏的祖业,吴昌硕的祖父吴渊和父亲辛甲皆为前清举人,分别著有《天目山房诗稿》、《半日村诗稿》。更上溯至明代中叶,吴氏一门出现了“父子叔侄四进士”的繁华盛世(吴瑾始迁祖之九世孙吴龙、吴麟兄弟及吴麟之子吴维猷、吴维京兄弟俱中进士,史上传为佳话)。吴维猷(字峻伯)有《天目山斋岁编》诗集,而其子吴稼澄(字翁晋)又为官,并有《玄盖副草》诗集传世。(按:玄盖者,天目山也)。吴昌硕真堪称世代书香门第,诗文传家了,唯至其父祖辈已趋破落而已。故吴昌硕之于诗较之金石与书画似有夙慧,不过所学稍晚。现存最早的诗集为《红木瓜馆初草》,是同光之交(1874~1875年)31岁左右之作,凡五十六题六十五首,由芜园时期友人六泉山人朱正初所评。继则有手抄本《元盖寓庐偶存》诗集两种(1882年、1887年),而至光绪癸巳(1893年)才刻版《缶庐诗》和《缶庐别存》。吴昌硕正式学诗受到早年师友金铁老(名树本)的深刻影响,二人订交于1874年,铁老精鉴古器,善诗,“劝我学游还学诗,谓不知诗负游屐”(《哭铁老先生》)。其年吴昌硕31岁,正是“三十始学诗”之来由,与现存诗稿相印证也是确切的。吴昌硕一生于诗可谓全身心投入并付以巨大精力,他真可谓是苦吟派,类孟郊、贾岛,而神韵功力又在王维、杜甫之间,善五言长诗,更工七言古调,硬语古致,历落崚嶒,“奇情喷薄出至性”(谭复堂《缶庐集》序),一代名家,为时所重。吴昌硕自己对其诗也颇为自得和自负,在《赠内》一首中有“平居数长物,夫婿是诗人”之自咏,寄情淡泊而饶有深味。从其手订的《缶庐润格》(1920年)中,将题诗与四尺花卉整幅同价,也可见他对诗的看重了。

至于学画,吴昌硕较之学诗更晚了,“五十始学画”,也是言之有据,并非简单的谦虚。道家的“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或如兵法的“欲擒故纵”,也许与此同理。其学画晚,而其准备含茹却最多最充分,其“不学之学”正为学而后学筑基,前后融注一气。胡公寿见到吴昌硕曾说:“君的嗜画似乎太迟了?”任伯年在座即说:“胸中有才华,笔底有气韵,迟些又有什么关系?”杨见山也跟着说:“画不从画出,而造艺在诗文金石,积水厚力,能负大舟,是知参上乘禅的。”(参见拙著《任伯年》81页)。三家对吴昌硕的学画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其内质和导向,颇耐寻味。结合上文吴昌硕的生平和艺术道路的背景,对其画学源流及其诸特点可作进一步之探究。

三

吴昌硕诚为艺术的战略家,经由长期的沈潜迂回,高瞻远瞩,最后以精猛之气,直扣艺术的

底蕴,破门而入,势不可挡。他学画虽自云始于五十,但实际的年代当早于此,较可信为四十五岁左右。其《石交集》(稿本)有云:“余性喜画,自游寓江左,与诸画士遇,其艺之尤精者,余必有其画。诸君皆名重一时,人求其画,非兼金不可得。皆与余善,余有求必应且速。余辄以篆刻答之。”又云:“余年来亦颇学画,率意为之,自适其趣。人或谓似青藤,或曰白阳,余都不自知。与诸君无一仿佛,独酷好诸君画,诸君亦不遐弃余,所谓气味相投,然耶,否耶(离合同异,还与诸君参之)(1892年)。”他这里所指的“诸君”是张熊、任薰、吴滔、蒲华、顾沅、陆恢、杨伯润、李嘉福等书画名家。陆恢题吴昌硕赠顾茶村《墨菊图》(浙江省博物馆藏)(1889年),有“吴昌硕精刻善书,间及绘事。与茶村顾先生敦翰墨交,是帧乃其秘不示人,密以投赠物也”等语可作印证(1893年)。从传世的吴昌硕画作来看,较可信的早期之作光绪戊子、己丑(1888~1889年)为始,所作为墨梅、牡丹、菊花之属。

他画学之初发轫,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却又每为论者所忽。首先就是吴昌硕与任伯年之关系。多年以来,有所争论的是任吴究为“师生”还是“师友”?而未能深层地去探求任吴艺术的内在共构以及任对吴绘画道路的不容稍忽的影响。任吴订交是由高邕之介绍于1883年(癸未),吴昌硕于赴津沽在上海候轮期间,一见如故,任伯年为作《芜青亭长四十岁小像》。自此交往甚密,吴昌硕1886年(丙戌)有《十二友诗》,其中对任伯年不胜赞叹:“山阴行者真古狂,下笔力重金鼎扛。”细味此诗,吴昌硕对任伯年以契友相交,吴仍在“篆刻时代”,吴为任刻印,任为吴作肖像画数帧。此时吴仍未正式习画。吴昌硕正式学画应是1887年(丁亥)初冬移居沪上之后,于是与任伯年之交往更其密切和更深一层。有两则记载极饶深趣:“吴昌硕学画于伯年,时昌硕年已五十矣。伯年为写梅竹,寥寥数笔以示之,昌硕携归,日夕临摹,积若干纸,请伯年改定。视之,则竹差得形似,梅则臃肿大不类。伯年曰:子工书,不妨以篆籀写花,草书作干,变化贯通,不难其奥诀也。昌硕从此作画甚勤,每日必至伯年处谈画理。伯年个性懒,因此画件益搁置,无暇再事挥毫。妻又大恚,欲下逐客令。伯年一再劝止之,始已。”(郑逸梅《小阳秋》引孙紫珊语)“有日,闻挝门急,内出恶声。既而察知呼音之为吴昌硕,门始启,笑谢曰:不知是吴先生,意为高邕之又来引其去也。昌硕初作画,每就正于伯年,故道及辄称伯年先生。”(方若《海上画语》稿本)传世最早的吴画《梅枝图》(戊子,1888年),由吴昌硕画梅一枝,任伯年为补茗壶茶具。吴题诗云:“折梅风雪洒衣裳,茶熟凭谁火候商。莫怪频年诗懒作,冷清清地不胜忙。”可谓一语双关地描绘了他从任伯年谈画理,习画的生动情景——画兴大发,以至诗少懒作了。另一幅吴昌硕《牡丹水仙图》(朵云轩藏)为四十六岁“己丑暮春之初”之作,缶中插牡丹一株,缶以墨勾写,前置水仙,后倚墨石,古雅而简逸。他颇为自得,“此帧气魄高浑,兴与古会”,自称是“拟陈道复大意”。其实图中的古缶牡丹,完全是临任伯年的《拓缶牡丹图》(上海私人藏),由李嘉福拓缶,任伯年补牡丹花,吴昌硕后录旧作。《缶庐诗》、《时己丑寒食节》二图为同时先后之作。由此可窥探吴昌硕学画之初深受任伯年影响之踪迹。他后来给任伯年外孙吴仲熊的诗中,总结了画学经验:“我画非所长,而颇知画理”。(《勖仲熊》见《缶庐集》卷四)对吴仲熊期望犹切,以其从任伯年当初所论“画理”作为对任氏后人的一种回报。吴昌硕终生对任伯年怀有感激之情,其关系由友而师,终在“师友之间也”。(吴昌硕七十一岁题任伯年《墨竹图》)

其次,吴昌硕画乃得之山川灵气,所谓“人杰地灵”,其画是乡情的郁积,是少年情愫、憧憬之

再现,是“芜园梦中”之现实。他的画尤精于大写意藤本花卉和蔬果,就其画材而论,也不过四十余种。画得最多的为梅、兰、竹、菊、松、紫藤、牡丹、水仙、玉兰、天竹、葫芦、荷花、芭蕉、桃花、山茶等,蔬果则枇杷、葡萄、荔枝、桃实等约近二十种。其它如芍药、芙蓉、蔷薇、红杏、杜鹃、丹桂、月季、绣球、秋葵、凤仙、牵牛、芦花、雁来红、红叶、古柏,以及佛手、石榴、灵芝、红柿、青菜、萝卜、竹笋、南瓜等等。所画诸品,他故乡可供其大半,安吉、鄣吴山间水涯,遍处皆吴昌硕画本,如春来漫山为杜鹃花、野山茶、野紫藤、天竹、栀子花。安吉号为“竹乡”,翠竹无处不在,松、菊、梅更是列植其地,芜园的古梅,特别是梅溪的名种紫梅,称为“铁骨红”,更是吴昌硕一生画兴不减之题材。更奇的是鄣吴村的芙蓉花,真是“粗枝大叶,拒霜魄力”,据说一年四季皆可移植,与他处不同。其重拙大、野趣、朴茂浑厚之气皆从家乡风物引发而为,山川之灵,草木之秀,触发其诗心画境,故能成其大。吴昌硕谓“食金石力,养草木心”,大可深味。他常回忆“山居冬日,早起呼童锄数把白菜下饭,齿颊清寒,有霜露气”。而在上海吃菜,“大失真味,令人欲不思乡得乎?”可见他画幅的周边,是紧紧系着故园心的,因而充实如此,感人也如此。如前所述,“昌硕”(苍石)之字也是得家山之助。鄣吴、安吉,是西天目山麓的山乡山村,其地山石峥嵘,幽谷泉香,特别是独松关,对吴昌硕的画功不可没。吴学画之初,从任伯年等的指授,很快就把画笔转入家山深处。他乙未四月(1895年)所写《独松关图》,可看作其画风形成和建立之一大契机,一松一石,虽拟八大之风,却欲写出“高旷之气”。画中之石,正取之独松关驿道高处之一块突兀不凡之大石,俗呼为“猫儿石”。他丙申年(1896)所作《苍石图》和《猫》两幅,其石写“苍老离奇之态”,其猫蹲踞亦如石之姿,二图正切合“猫”“石”之意。这一迹象呼之欲出,揭示了吴画与故乡自然的内在关连,而且这一“图式”成了吴画早期乃至以后发展的一种母型,如“乔松寿石图”(即松石、独松关,丙申1896春暮)即同时所写的松石图之同构唱和,也是其人格个性之生动写照。松石之外,吴昌硕也偶有山水之作,如五十岁所写墨笔山水卷(壬辰十二月,1892~1893年,原作已佚,见影印本),全是鄣南风光,故园怀思。所以吴昌硕一登画坛,即驱遣乡国山川风物,直扑笔端。他走着一独特的深怀故土而多具开拓性的艺术之途。自然不仅为他提供了大写画本,更以其独具的深厚性、粗野朴茂和更带原始意味上的鲜明和富有透入画幅深处,所以吴画是大写的自然,又是自然的大写,他的艺术创造了自然,又巧妙地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第三,吴昌硕善能转益多师,他精于画理,能从美术史的高度窥探画学源流,择师喜拙无巧,真是别具慧眼。他自称“于画耆青藤、雪个”(《缶庐别存》自序),又云“俊年来颇习画,必求其似青藤、雪个而后已,若涂脂抹粉,实不愿,为性使然也”(致友人书)。但吴昌硕时代所见八大山人画也是偶而一遇,青藤的画就更少了。他从友朋处所见也不过《墨荷》、《玉簪花》、《乌石游鱼》、《瓶桔》、《写鹿》诸作,已自叹“八大真迹,世不多见”,感其“用墨极苍润,笔如金刚杵,绝可爱”,但又自觉“神化奇横,不可抚效”,“出蓝敢谓胜前人,学步翻愁失故态”。(《效八大山人画》见《缶庐别存》)所以他时刻把握着自我。青藤、雪个这类大家,从世界近代画史的角度看,都是界定时代的人物。中国画发展到八大山人,犹今之西洋画发展到毕加索,在笔墨的内炼、简逸和形式的锐变、富赡上,后人都很难翻越了。绕过他,或不敢去碰,将成不了新的大家。从中国画史看,不懂美术史,成不了真正的画家。可以说,特别是自董其昌以来,中国文人画家都是美术史的画家。吴昌硕也正是继续着这一中国画史的特有传统,他把握着美术史,也把握着自己。

吴昌硕直接效法八大之作并不多,却善于从那些画名大而具形式生命和发展潜能的画家作品中汲取灵感和创造力,如张孟皋和张赐宁即其例。吴画中常题有“缶道人拟张孟皋用笔”(《菊花》1889年)、“写毕自视,颇有郁勃纵横气象,惜不能起孟皋老人观之”(《梅花蒲石图》1902年)、“拟张孟皋笔意,形似而神逋矣,奈何”(《石榴图》1925年)等等。或者学张赐宁的“拟十三峰草堂大意”(《富贵神仙》)、“拟张十三峰,尚有古意”(《岁朝清供》)等等。吴昌硕接受张孟皋的画风,也是直接得任伯年影响。任伯年《蔬果册》(1885年)题云:“北平张孟皋宦游吾越,画法深入宋人堂奥,求者甚众,余每见其尺幅,则五体投地。”又题《天竹牡丹水仙图》(神仙富贵多子)云:“北平张孟皋每喜为之,孟皋画从宋人炉冶中熔出,自是落笔成趣。”(1887年)吴昌硕于此二年后即有“拟张孟皋用笔”的《菊花图》,可见其画风之承传有绪。张孟皋传世之作甚少,画史所载也多附阙如。张赐宁号十三峰草堂,清乾嘉时人,晚居扬州,画名在“扬州八怪”之后。任伯年、吴昌硕却别有只眼,由其画风,点缀生发。吴昌硕学张孟皋之“纵横气象”设色和神味,自称“意蹶北平张(孟皋),魄夺会稽赵(悲庵)”。至于张十三峰的落笔狂趣和着想有古意,也是吴昌硕服膺的。吴昌硕之学今人学古人,即使是临仿、背摹之作,也取其意到,从不亦步亦趋的,实际也多“自我作古空群雄”,所画作品,视意气所到,看像谁就题仿某谁笔意,所以如前述临任伯年画的《牡丹古缶》,会题以“拟陈道复大意”,不过是虚应其事,而与白阳山人又有何涉?明白了这一层,于吴昌硕画之拟古可思过半。吴昌硕在尤耆青藤、雪个,以及白阳、石涛,善学张孟皋、张赐宁外,所学在古人尚有沈石田、奚冈、陈撰(玉几山人)、李蝉(复堂)、李方膺(晴江)、赵之谦等,在今人则有任伯年、蒲竹英、张子祥等,终能超迈前贤,卓萃于近代画坛。

四

吴昌硕绘画的艺术特点,在拙文《吴昌硕艺术论》(《西泠艺丛》9期1984年)中曾以“四美”论之,即整体诗意美,疏密跌宕美,丑怪朴野美,古拙奇肆美。这里拟从另一角度,就其创作的过程和生命意识提出几点略为分析。

其一,“苦铁画气不画形”。气是中国画及至所有中国艺术的一个极为古典的命题。古哲老子就有论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气是宇宙之光,气之运动生有万物。所以“气”是较“形神论”更早也更高的一个范畴。“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语)。王充更进一步,认为“夫人所生者,阴阳气也。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在中国画中,最先接触到的是“传神写照”(顾恺之),当然其内在线描如“春蚕吐丝”,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也有气的连绵。而到吴道子时代,气的作用在书画诗文中皆得到深刻的贯彻,吴道子请裴将军舞剑一曲,“观其壮气,并可以助我挥毫”(《唐朝名画记》),他画圆光,“立笔挥扫,势若风旋”。在气的助毫中,吴画乃臻于形神兼备之妙境。至宋代苏轼、米芾文人画家出现,主张“墨戏”,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中国画才重辟了文人画又一艺术之途。吴昌硕其实是将吴道子、苏轼、米芾等之艺术精神融为一体。他直接承传着青藤、雪个,又从任伯年画风取法心会。“伯年作画,亟费构思,及提笔,则疾如风雨。”(方若《海上画语》稿本)吴昌硕亦曰:“伯年任先生,画名满天下,予曾亲见其作

画,落笔如飞,神在个中,亟学之已失真意,难矣。”这种示范作用对吴昌硕的影响是深刻的。但吴昌硕不同于前人的是,将“画气”超越于“画形”之上,一任主观抒写,而不拘于物象。“画气”成了绘画的主要内容,而作画不过是“画气”的过程,创作的过程是主要的,而结果却是可以不必太关心的,这颇有类于西方某种现代“行动艺术”(当然“行动艺术”与“画气”在本质范畴上不同)。吴昌硕作画也是“势若风旋”,一气呵成,“墨池点破秋冥冥,苦铁画气不画形,人言画法苦瓜似,挂壁恍背莓苔屏”(《为诺上人画荷赋长句》)。他作画时每觉有“信笔直写之气”,“瘦蛟舞臂下,清气入五脏”,有“逸气勃勃生襟胸”,所以画才有“郁勃纵横气象”,充溢着“乾坤清气”。这种“气”,首先在于“养”,在于得之山川,他的《勘仲熊》诗实为“画气”的一篇画论,其云:“山水饶精神,画岂在貌似。读书最上乘,养气亦有以。气充可意造,学力久相倚。”“五岳储心胸,峥嵘出笔底。矜矜摹其形,羸弱类病痞。请观龙点睛,飞去壁立毁。愿子思我言,言直意却美。”所以吴昌硕的画,极重气局、活势,蓬勃着生命意识,以“精神跃于纸上者为上乘”,从本原上,从发生学角度去把握艺术。固然“不画形”,不等于莫辨其形,吴画的“大石幽花恣奇怪”,还是神采飞动,不过是形随意出,以“意造”为之,他常说东坡书法意造本无法,“吾画亦然”,或“坡翁书法一例同意造”。中国画历经三种之境界,“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此第一境也,为上古之画;“焉得并州快剪刀,翦取吴淞半江水”,此第二境也,为中古之画;“却疑松动欲来扶,以手推松曰去”,此第三境也,为近世之画。吴画的开拓性,首先就表现在继青藤、八大、赵之谦、任伯年之后以“苦铁画气不画形”的震撼力推进了大写意画的发展。

其二,“端扁之法打草稿”。以作篆之法作画,是吴昌硕的一大特点。“且凭篆籀笔,落墨颇草草”,他写梅花尝云:“端扁幻作枝连蜷,圈花著枝白璧圆,是梅是篆了不问,白眼仰看萧寥天。”瘦蛟冻虬,蜿蜒纸上,“师造化也”(《沈公周书来索梅》)。吴昌硕精于石鼓文和篆刻,故学画之初,任伯年曾对他说:“子工书,不妨以籀写花,草书作干,变化贯通,不难其奥诀也。”吴昌硕正是以此法入画,“端扁之法打草稿,大写忘却身将老。”中国画史上自元代文人画兴书法对画的渗透和某种用笔的规范性就被突出起来,这集中反映在赵孟頫的一首题画诗中:“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秀石疏竹图》)。书画同源,在元代就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但前人未若吴昌硕走得更远,以石鼓文(大篆)即“端扁之法”入画。这固然与清中叶乾嘉碑版金石学之兴起有关,更由当时的时代风尚所致,十九世纪末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出土(1898),敦煌石室的发现(1900年),正是吴昌硕学画之初。所谓艺术每向前一步之进境,往往也意味着和伴随着向后(原始)更深一层的探本寻源,这在艺术史上是带有规律性之现象。即如近代任渭长之于唐代木画,任伯年之于汉画像石,吴昌硕之于石鼓、秦汉古陶、瓦甓、印鉢、封泥等等,或如西方近代法国印象派之于东方版画(日本浮士绘等)、明代瓷器等,或者高更之于南太平洋土著艺术,毕加索之于非洲黑人雕刻等等,都是合乎艺术发展之必然,中外莫不如此。不过吴昌硕所谓“端扁之法打草稿”,是一种更高之艺术境界。石涛是以“奇峰”,以自然山川为“符号”来舒展其山水长卷(试以其五十岁《搜尽奇峰打草稿图》1691年对看),而吴昌硕是以“端扁之法”,以石鼓文古籀之笔法(结体与笔势)为“符号”,来意造他的“大写自然”(他对八大山人之“大写”尤其兴味)。这使中国画更深一层介入“抽象”,所以“离奇作画偏爱我,谓是篆籀非丹青”。而且吴昌硕“强抱篆隶作狂草”,即以篆籀之法来运狂草笔势,增强了浑古笔力,

加快了节奏和韵律,从而内在达到“画气不画形”,这是近代中国画最意味的突破,标志着新画风的转折点。

在用笔上,吴昌硕曾说“猎碣文字用笔宜恣肆而沈穆,宜圆劲而严峻”(《缶翁临石鼓文真迹》跋)。至晚清作篆大家莫邵亭用刚笔,吴让之用柔笔,扬濠叟用渴笔,吴昌硕在三家之外独树一帜,“一意求中锋平直”。所以入画也是悬腕中锋,指实掌虚,与八大山人用笔法一脉相承。但八大用硬毫刚中能柔,而吴昌硕用羊毫柔中能刚,并见佳妙了。他的以篆籀之法作画,运于章法上,则有回缩之势,画幅中有大的对角倾欹,或大的三角形块面布局,而尤能精心收拾左下角,枝叶顺势而下至左下则有一回势,如回风舞雪之姿,与石鼓文“亡”(作)之结体相类,或如诗家“回身射雕”之法,“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王维)。这也是“端扁之法打草稿”的又一含意了。

其三,“墨痕深处是深红”。吴昌硕用墨极苍润浑厚,尤精于大胆泼墨。隔夜磨成墨汁一斛,清晨即乘兴挥毫,越到晚年“颇具吃墨量”。喜画荷叶,则“醉墨团团,不着一花”,画梅花,更是“苦铁一生梅知己”,看其得意之笔,长歌激越。“老梅夭矫化作龙,怪石槎枒鞭断松。青藤老人画不出,硬笔留我开鸿蒙。老鹤一声醒僵卧,追蹶不及逋仙踪。拼取墨汁尽一斗,兴发胜饮真珠红。濡豪作石点首,倚石写花花翻空。山妻在旁忽赞叹,墨气脱手椎碑同。科斗老苔隶枝干,能识者谁斯与邕。不然谁肯收拾去,寓庐偃仄悬无从。香温荣熟坐自赏,心神默与造化通。霜风褰帷月弄晓,生气拂拂平林东。”(《缶庐别存》写庚岭古梅)其作画真态,跃然纸上,水痕墨气,落笔如云烟,胸中郁勃,笔底造化,都在瞬息之间,“古今画理在一贯,精气居然能感通”。近代的蒲竹英,是水墨的高手,极尽淋漓之致,吴昌硕尝从其学,蒲每嘱他“多画水墨,少用颜色。”吴昌硕晚年也喜用重色,画牡丹“莽泼胭脂劳冻手”,并喜用西洋红,“而今用此嫣红,要与山灵争艳”。后来他曾风趣地说:“可惜蒲老过世了,不然我今天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用大红赭色调墨是他的一大新创,“道人作画笔尽秃,冻燕支调墨一斛”,以墨与色相结合,打破了中国画的传统格局,而又极寓现代感。水墨、墨分五色,本来就是中国画的精华所在。吴昌硕打破墨与色之界限,另拓新境,同时他用墨重到极点,浑厚到极点,“平生一贫无所累,累在使墨如泥沙”,却又转换出墨中的色彩“通感”——“墨痕深处是深红”,这是一种极高之意识。所以其笔墨才能“笔铸生铁墨寒雨,活泼泼地饶精神”,臻于化境。用墨的重拙浑厚,关乎画家的气质、学养、性格等的综合,是生命流透出之信息,是人寿的秘传。像吴昌硕用墨用笔如此古意盎然,生机蓬勃,在画史上确实是前无古人的。

五

吴昌硕在中国画史上的地位是世有定评的,其影响之深远久负国际声誉而卓著于现代画坛。在近代鸦片战争以降,上海画坛形成了著名的“海上派”,而任伯年被称为“前海派”之领袖,吴昌硕则被称为“后海派”之领袖。在海派画家中,虚谷、任伯年、吴昌硕堪称“海上三杰”,而任吴先后又各领风骚。诚然,任吴有相当多而大的不同,但我们不宜简单地将他们加以对立起来,而忽视了其艺术发展过程中内在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吴昌硕的画风是对任伯年的一种必然的补充和继续(参看拙文《任伯年艺术论》)。吴昌硕的画扎根于传统深处,以一种“直探造化

根”的精神，度越了宋元晋唐，直入先秦，在文人画之外，更从猎碣文字中去开拓新机。而且他也感受着时代潮流的新风。正如“海上派”画家从不具有保守性一样，吴昌硕也是艺坛探索的勇士。以其艺术家的敏感，吴昌硕早在1913年为英国人史德若出版中国名画所作序文中即说：“现当世界大同，将见中西治术，合而为一，共臻三代文明之治。美术文艺之进化，不过起点焉耳。”（据手稿）他这种“与古为徒”的精神，颇切合二十世纪的艺术潮流，以探古为革新，他并认为“好古之心，中外一致”。他的艺术特别在日本影响深远，尤其是他的篆刻，东瀛奉为“印圣”（与古代的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诗圣杜甫可以相提并论），这是极为崇高的评价。他的篆刻书法，经过日下部鸣鹤、河井荃庐、长尾雨山等的亲交而深刻作用于日本当代书坛，其画更得到日本艺坛内外广泛的称颂。他的好古与其所生活其中的遽变的时代并无矛盾对立，在思想政治上他并非“遗老”，而在艺术上更无“遗老”可言，片断地寻章摘句可能离事实更远。在艺术上，他的开创性，即以其大写意花卉而言也较“扬州八怪”更具生意，而齐白石、黄宾虹等现代巨匠就其实力和影响似也有所不逮。吴昌硕的巨大意义在于真正触发了中国画传统的潜力，呼唤着新的开拓精神，并将其不断变为现实。他以磅礴的气势加快了中国画趋前的节奏，并很快汇成冲决的巨流，经由齐白石、陈师曾、王一亭、潘天寿、王个簃、刘海粟、朱屺瞻等名家巨宿的共同开拓探求使现代中国画特别是大写意画真正深入人心，喜闻乐见。诚如白龙山人王震《题吴昌硕石鼓联》所云：“猎碣参以瑯玕碑，笔力飞动蟠虬螭，秦汉而下数百辈，缶翁气概谁侔之？”吴昌硕的艺术对其自身而言并非及身而止，但从他的时代来看，却是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雄健浑古的风格，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画所能达到的笔墨境界，深刻地展露着民族精神和时代气息。特别是他“六十九岁壬子以字行”以后的作品，更是老树着花，烂熳天成而无颓唐气象。他的画风中刚而能柔，老而滋嫩，苍而含润，古而生秀，总给人以哲学境界的回味。他的成功，引发了中国画史上长寿高龄画家群体的出现，为南宗书画多寿论作了实证。中国画是长寿的艺术似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归真返璞，从本来意义上表明了中国画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是生命的一种形式和见证。他的“雄甲辰”，可谓促天地于一瞬，挫宇宙于笔端，气魄千古。他的艺术即其人，犹如一位饱看沧桑的老人，回眸俯笑着人间，他站在高峰之上，渐渐地融汇到中国画史的群峰之间。

一九九二年九月廿六日壬申秋吉桂花开候写毕于沪上寓斋丁羲元

图 版

图 版 目 录

1.	红梅图	26.	荷花
2.	双松图	27.	珠光一握
3.	菊花	28.	菊花
4.	荷花	29.	听松图
5.	松竹	30.	雪景山水
6.	红荷	31.	松石图
7.	天竹水仙	32.	顽石图
8.	笋菇图	33.	桃石图
9.	梅枝图	34.	天竹图
10.	天竹水仙图	35.	菊石图
11.	红梅顽石图	36.	红荷图
12.	玄珠	37.	菊花山果图
13.	墨荷	38.	梅石图
14.	墨竹	39.	幽兰图
15.	错落珊瑚枝	40.	竹石图
16.	幽兰	41.	牡丹图
17.	富贵花香	42.	铁骨赧梅图
18.	菊石图	43.	菊花
19.	葡萄葫芦	44.	幽兰顽石图
20.	牡丹水仙	45.	富贵神仙图
21.	葫芦	46.	红梅图
22.	墨笔枯木	47.	桃花
23.	古松图	48.	拟李复堂笔意
24.	墨荷	49.	拟李复堂笔意
25.	墨竹	50.	荷花图

- | | | | |
|-----|--------|------|-------------|
| 51. | 菊花 | 82. | 玉兰图 |
| 52. | 红荷图 | 83. | 荷花 |
| 53. | 菊花 | 84. | 十八罗汉卷(局部之一) |
| 54. | 紫藤图 | 85. | 十八罗汉卷(局部之二) |
| 55. | 大富贵亦寿考 | 86. | 十八罗汉卷(局部之三) |
| 56. | 红蓼墨荷 | 87. | 十八罗汉卷(局部之四) |
| 57. | 茗具梅花图 | 88. | 十八罗汉卷(局部之五) |
| 58. | 紫藤 | 89. | 十八罗汉卷(局部之六) |
| 59. | 墨梅 | 90. | 荣华富贵图 |
| 60. | 桃花 | 91. | 牡丹水仙 |
| 61. | 兰桂清赏 | 92. | 茶花图 |
| 62. | 墨兰 | 93. | 牡丹 |
| 63. | 菊花 | 94. | 菊石 |
| 64. | 佛手石榴图 | 95. | 浅绛松石 |
| 65. | 天竹水仙图 | 96. | 枇杷图 |
| 66. | 山厨清品 | 97. | 东篱秋菊图 |
| 67. | 岁华年年 | 98. | 菊石图 |
| 68. | 竹石梅 | 99. | 岁朝清供图 |
| 69. | 天竹 | 100. | 苍石图 |
| 70. | 东篱菊香 | 101. | 枇杷 |
| 71. | 翘首红梅 | 102. | 玉蔬金菜图 |
| 72. | 荷花鸳鸯图 | 103. | 梅花 |
| 73. | 篮菊图 | 104. | 竹 |
| 74. | 梅花 | 105. | 荷花 |
| 75. | 三友图 | 106. | 枇杷 |
| 76. | 玉兰 | 107. | 葡萄图 |
| 77. | 墨竹 | 108. | 花卉 |
| 78. | 玉兰 | 109. | 桃花 |
| 79. | 艳色天下重 | 110. | 牡丹 |
| 80. | 泼墨荷花 | 111. | 天竹顽石 |
| 81. | 葫芦图 | 112. | 国色天香 |

113.	墨荷	144.	得仙桃花
114.	岁朝图	145.	梅
115.	枇杷	146.	墨梅
116.	白莲	147.	松石图
117.	枇杷	148.	通景藤萝
118.	四友图	149.	桃实图
119.	千年桃实图	150.	花卉
120.	黄花立石图	151.	菊石图
121.	牡丹顽石图	152.	布袋和尚像
122.	茶花图	153.	红梅图
123.	墨兰	154.	紫藤图
124.	松梅	155.	真龙
125.	桃实图	156.	冷艳
126.	荷花	157.	珠光
127.	牡丹芭蕉	158.	岁朝清供图
128.	寿桃	159.	曹富贵石敢当
129.	三不朽图	160.	兰石图
130.	神仙眉寿	161.	明珠滴香
131.	菊花	162.	草书遗意
132.	秋菊立石图	163.	墨竹
133.	墨梅	164.	芦桔夏熟图
134.	秋菊顽石	165.	菊石
135.	墨笔山水	166.	树石竹篁图
136.	冷露无声	167.	秋实图
137.	根洁叶香	168.	修竹立石图
138.	杞菊延年	169.	花卉
139.	天竹水仙	170.	兰桂顽石图
140.	桃	171.	红梅图
141.	菊石图	172.	老僧
142.	老少年	173.	芍药
143.	双株牡丹	174.	牡丹立石图

175. 眉寿图
176. 苍松图
177. 牡丹水仙
178. 松石
179. 老藤飘香
180. 红梅
181. 墨竹
182. 寿相仙风
183. 菊花

184. 菊花
185. 青藤
186. 端阳清赏
187. 菊石雁来红
188. 金凤花
189. 菊蟹图
190. 富贵花开早
191. 墨笔古松

老树寒花梅老生钱钱年常月同心空山赤松林
少南方伯大人正画时正月十日 三后月日



1

红梅图 1879年 绢 172.6×95.2公分



2

双松图

年代不详

纸

66.4×29.8 公分

南京博物院藏

牆隄鞠花可酷酒

己丑六月并錄昌黎句

善鑑

此畫為少年時的筆大都以此為總配為
菱湖施氏其在墻鄉時常信手塗抹歸孺之
取筆不與者以者不極墨滿淋漓不覺其觀
殊鮮畫好故少年之筆

留存者特稀 五十以後

學乃其進其退

之方其性之舍其去

者之魂蓋其力

之筆者多也者之評

其藝術者謂鐵印

第一石魏文第二

詩第三畫居末

誠不誣也

甲申書于



秋生自写何花上叶

廣梅系名碩 吳俊畫

時而成七月





5 松竹 年代不详 纸 140.5×37.5 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4 荷花 1886 年 纸 47.7×34 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6

红荷

年代不详

149×40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天仙祝壽
薛玉仁兄大雅
安吉旦之侯卿



7

天竹水仙
年代不详
纸 130.7×65 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湘江筠筍老出筍
墨池水氣蒸成菌
吳廣畫泐脫畦畛
能事不為尺幅窘
萬筍落盡白日長
登般且喜楚筵香
中朝大官飽食肉
焉知此味思還鄉
夢衡題



吳居五翁不畫似紙上居也
春筍有老矣焉能與不得
六臂饒誕一尺長

夢衡先生正印

丁亥六月廿六日 夢衡



孟夏雷雨震聲響出山谷中此木長櫻筍時熟故人天機清服養遺竊
束筍慈庵西人遠寄林中玉白若象菌瑩瑩過補頭縮傾匡土六香腴顯字墨猶
潯牆頭詭異香竈下誇眼福況當病肺來不著頗宜粥何者為禪機
何者為理軸權陽而柱腹一飽無遺欲消琴川流麓虞山竹嵇阮今誰
何感子懷此獨報以水墨圖少補煙雲幅松菌黨萌芽新詩猶可續
夢衡先生惠象筍一匡作以奉報來書云松菌尚未覓得
故未均及之 光緒十三年丁亥四月二十四日石窗齋碩吳俊承記





折果晨雪灑交裳茶熟煖湯誰少候商
 韓陸題
 不勝情地不勝情

光緒十三年春二月倉碩拜題



9

梅枝图

1888年 纸 88.7×29.2 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明珠滴露
翠中三有
忽訝今朝
昨牡丹陣
香風繖不
絕

昌碩 吳昌碩







12

玄珠

年代不详 纸 138.7×33.3 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3

墨荷

年代不详 纸 122×39.5 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4

墨竹

年代不详 纸 179.4×18.5 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5

错落珊瑚枝

年代不详 纸 141.2×62.4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6

幽兰

年代不详 纸 179.4×18.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昨夜东风巧吹开
半园折花明
露沾罗衣
易欣



17

富贵花香

年代不详 纸 122×39.5 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西屏寒香秋士屋一鉢疑雨酒人天
石墨老弟屬會病鶴詩意庚寅中秋
遂四日同寓滬上昌碩吳俊記





19

葡萄葫芦

年代不详 纸 175.2×47.6 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20

牡丹水仙

年代不详

纸 168×46.8 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上垂葡萄千 藤下映三多 榮祝公子孫繁綿 勝瓜瓞石人子室寫意

21

葫
芦

年代不詳 紙 168.5×46.8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古松
老鐵題

荷花為葉墨汁綠為大
 不知香自何處來
 弟子作校稿買探日之
 弘善處青藤自臨呼不犯
 謹其好字狂野孤面成
 且自掛粉壁雜畫晚毫
 同樣糊

如老吳後卿





25

墨竹

年代不详 纸 138×33.8 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癸編辛巳六月青蓮能結佛因極月人夢上學珠堂二庭回參盡表祥弟一字香誤象亦託



26

荷花

年代不详 纸 144×40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珠光一握

藏高南阜而不古擬張景春
而不厚子擬十三岁牛牯堂而又不能放
昌碩記





去歲八月間吾鄉蛟水為災禾稼盡淹無園菊種
亦既飄沒野人先生雨中栽菊詩所謂各秋漲入門
掩菊登舟航又云籬落得重寄枯根又發萌讀之
欣羨錄其全詩補空庚寅人日昌碩吳俊記

枯野得春雨芳草青迥河籬落既露溼可以種黃華小童荷鋤立看著
登蓑筋力誠已衰為勞苦不多細荻倚篠簌翠葉清泥沙蔓然寒秋色頃刻
偏貧家琴書從此託吾願亦有往去秋漲入門掩菊登舟航離立家人中稚
子翬比長故土一朝別悲如客去鄉嬌鳥銜林等東風銷天霜籬落得重寄
枯根又發萌菰植倘及時不難英露三荒溪明門戶九日偕友生倘能免飄轉
何必醉壺觴 弟一行看字下舊我字

昌碩又記





素女一卧倚千古畫堂茅堂墨落看我似第增悲失本狂吟
 踏雪不辭 僊聞同飲水有餘清餘不干人隱姓名我若登坐
 并顏色神韻手凍皸先生
 光緒壬辰年於于後浦東阻風棄謝大雪三日夜極寒
 登島上龍巖浮屠樹作甚寥行而詩思不屬當此自
 潮小舟中無二士松有所不計秋食家餘作鉤勒昌頤仿之





畫畫者生節力由石朽骨
 是物者相由來抱不脫心以
 岳道人之地活微

乙未三月





33

桃石图

1896年 纸 102×41.8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34

天竹图

年代不详 纸 153×43.5 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老圃秋寒黄菊晚
露华清
徐悲鸿画



35

菊石图

年代不详 纸 89.8×34.5 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南山高百丈探林時上巔
攀菊爛熳霜葉更蕭索
寒香晚更奇獻傲寄空想
根下清泉流泉甘菊苗長
畫畢又題三後卿





38

梅石图

年代不详 纸 181×34.5 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39

幽兰图

年代不详 纸 136×32.8 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入市偶逢晚香石松香繁蕊多光
 任解素衣初更秋心空海月小客中
 市花不若 觴
 山兰老菊乃居一室金郭在界菊
 人通亦在之字诗如之 皆候尔 越丁酉秋 日 吳俊卿記

43
 菊花 1897 纸 96×45.6 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吟撫正教琅琅牙牙
 教為求之東一雪生市
 日甜睡千古急不顧
 接去其費錢也
 宜園報夫令畫
 丁酉十月
 烟菴吳俊卿





栗香如芒不食煙
火人予寓在幅暖日
平瓶
己亥孟夏殊尚
鏗下作片 吳俊卿



美人香雪尚留新
时桃花江上
西家金笋
居北窗竹枝词
己亥年
袁俊卿



47

桃花 1899 年 纸 129.5×35.7 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49

拟李复堂笔意

1899年 纸 179.4×18.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荷花
 墨汁海内不知
 香自出
 吾弟亦作校稿
 賈梅白：既記蘆
 香藤露未
 不狂詩去好年
 性野狐畫牛且自
 掛粉解出
 模糊
 光緒廿六年
 集生堂於石人子室
 吳俊卿





51 菊花 1903年 纸 163.2×47.3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新老荷花同日生
葉如傘
花如錦
六月廿一日
寫於
安吉
吳俊卿
景



53

菊花

1903年 纸 166×47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大富貴亦壽考

光緒卅年田辰孫秋柳十三歲作

大意

王後卿





56

红蓼墨荷

1905年

纸

163.4×47.5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不見宮中具石鼎
 枯野梅滿屋簷
 不能為美於前矣
 快書

57

茗具梅花图

1906 年 纸 117.5×34.3 公分

南京博物院藏



折梅風雪灑衣
 裳
 春寒漸深誰火
 候
 窗角
 詩
 燭
 作
 冷
 清
 也
 不勝忙
 此舊作書以補
 放揚已軍
 丙午閏月後卿

是憤十餘年前所作枝葉柔蔓之虞
 蓋由作牀工夫猶未見上東將也
 歲次冬老岳題記

年
 七十九

露卿仁大兄所繪張十三歲子集

意皆

丙午春 老岳卿





石潜宗台

庚子年
梅
先生
大年
意
丙午
海升
俊
臂
病
眼
中



59

墨梅

1906年 纸 98×52.5公分

吉林艺术学院藏



60

桃花

1906年 纸 115×31公分

吉林艺术学院藏

花枝石鼓眼新華
 戲為幽蘭寫志
 已極難千古意不須
 接去實錢冰

東除西末鬚屏絲線衣秋燈讀詞
 風葉雨荷隨處閑江潭滿四圍時
 丙申暮春書舊止三首皆合



極地得瓶如秋壺腹
 內有字用潔白日本紙
 托出之詩書畫是霍
 字美密齋藏非男
 子舞龍字相同極是
 雅字吳氏兩墨軒所
 儲唐無自可證也左
 為有亞形四月三
 在亞字內頗類清
 瓶其清麗耶聞清
 瓶花乃得生今姑
 試之昌碩病筆又記

街市論換此三托生需索二層如子賈賤以人明丁未春之役卿



子琴觀察公屏花室丁未秋同安吳小三後卿



63

菊花 1907年 纸

苏州博物馆藏







七尺珊瑚枝
 此實珠樹也
 實色渥丹顏不凋

霜天重不須扶
 半窗花影
 百珠珠兔
 頤安仁先生
 壬戌仲夏
 畫於後

新流灘之石哈呀
 萬歲年華
 此花中只不
 可勝過
 一枝
 院女
 一枝
 一枝
 一枝



66

山厨清品

1909 年 纸 176×47.7 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木华年年
岁华年年
易欣



凡此景象玲瓏盡出雲未融色將未蜀后先以舊歲宮不夜千一兩晚
年玉鑄工青蓮共共計余陸廣姑紅已酉夏四月安吉三六後賢

67

岁华年年 1909年 纸 174.8×47.5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68

竹石梅 2009年 纸 126.5×40.7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翠石簪紅地 翠葉光蕤 錯落珊瑚 枝葉出底 渭川種千畝 嘉
 名豈僅擲 至平三見法 家厚字并書 意作即新
 丙午已酉六月 吳自種 侯卿







71

翘首红梅

1909年 纸 122×39.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幾紅百子騎黃河水自天來
 不彼身已御風飛廣漠心為客
 清沈山長莽莽帶胭脂色野
 勃勒影畢光成仙掌我分郭
 坊中子庚戌七月廿二日半
 振衣獨步生梅與梅酒秋風
 易占天地否我來山作雲
 孤帶活笛點梅筆士讀哀却
 難日吾表月分兄琴臺定黃鶴樓
 清君休殘代平梅月娟：雁
 氣前黃塵掀大代秋井抱
 安為化錢贈諸友長

庚戌秋仲 國定系最後




伯彞郎郎厚宮海為放法平林燕墨庚戌九月三六後卿



74

梅花

1910年 紙 104×34.1公分

吉林省博物館藏



75

三友图 1910年 纸 134×67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木筆年！
紙亦華
管伯老兄方家
心墨
壬子元旦
吳昌碩



76

玉
兰

1912 年 纸

111.7×32.8 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畫竹一石
新秋月時
傷悲時矣
破

徐林之品名之曰竹不知誰人擲去寄
子青扯雜摧燒之可也吳題為
壬子真畫為款六十九年又記

翠葉綠斗力
人意好隔卷輕

引風長然
解白霓水
壬子九月三日
安吉吳俊卿老缶



78

玉兰

1912年

纸 134.8×33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觀清湘後筆法而略似孟皋 取法乎上僅得乎中 作畫癸丑八月於老舍



80

泼墨荷花 1913年 纸 138.7×34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胡盧胡盧
尔安以職剖
尖斯落我斗
宝
三
月
三
日
胡盧

81

葫芦图 1914年 纸 100×40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木華年·紀東華
 隱甫仁兄正鑒
 易欣



風色影玲瓏
 蒼潤雪未融
 色物來蜀后
 光以奪瞻官
 不夜帶歸
 晚名瑕玉鐫
 工青蓮真失
 計貪賦氣壯
 紅甲寅孟春
 又題老缶記



83

荷花

1914年 纸 151×40.5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天藻固为精妙而文清心著其

以在象冥相是音通玄此卷方

象粗墨雖於贊不能芳華

但善薩諸天具種種相念必与

天龍八部以探述者隱相

食

甲寅九月朔安書畫昌碩

時年七十有一



晉卿同越河行宮舊記

別名清公壩心書

御製十八羅漢贊恨不為見
昨者友人諸大至自京師申

來出觀心攝影片名

弘法誦之贊曰應真元

林間宴息或具威儀或露

肘臆龍女在冊童子善衣

郭凡郭堅分疏則那異類

中行如是嘉止金不博金水

不洗水五體三鬘同字尚

飛劫游戲大圓鏡中下署

依西吳中沈石田生華斐輝
露華鮮十分喜色
今朝見人鏡天香共月圓
甲寅年十月日長富初時年七十又一







石不能言
常還解
咲春風
滿庭
花我長
歡

乙卯年
初

昌

初



葵心向日菊氣迎秋英雄物三美尔
 雞心映友種茶種瓜商景不巧乙卯夏旭初寫於一車補亮是昌祿亂涂

自由索居詩聯

墨研補白日葵





95

浅绛松石

1915年 纸 66.6×47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香齋筆
癸卯秋
間
老



秋客名一其葉可餐我方對酒霜蟄誰盤
乙卯年十月十日為後上病目未痊呵凍為之吳昌碩





岁朝清供图

岁朝清供图
古人所共赏
物之迁流
也

乙卯年
岁朝清供图





蒼石磊砢等丘壑 丙辰三月畫于海上禪軒 安吉江景

100

苍石图

1916年 纸 135×33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瑞陽嘉果熟
 董色似黃金
 不敵寥曾伴
 榴華作清供
 饒
 丙辰四月維夏
 石道人自震
 山寄贈沈泥大
 研極道
 元岡沈均初手製
 十弟好墨礪
 以年此順安
 吉吉
 官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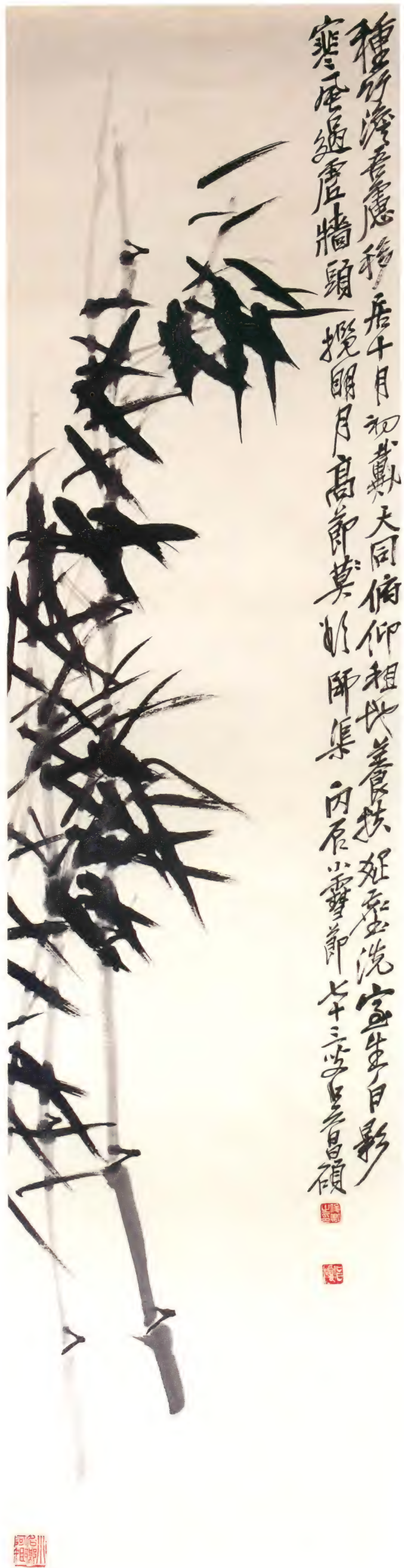






人間乾淨地
日在紫阿
自辰先在相
目離甘露浪
研定志意
果林之峰
之同
安
吉
旦
六
昌
研

國縣素屏
畫凡



種竹澹吾慮移居十月初歎大同俯仰祖長養扶筴空澆室生白影
寒風逼虛牖頭攪明月高節莫如師集丙辰歲暮節七十學昌碩



104

竹

1916年 紙 132.5×33公分

徐悲鴻紀念館藏



105

荷花 年代不详 纸 33×43 公分

徐悲鸿纪念馆藏



106

枇杷 年代不详 纸 35×43 公分

徐悲鸿纪念馆藏



107

葡萄图 年代不详 纸 33×43 公分

徐悲鸿纪念馆藏



錦城風色秋初來

祖慶仁兄所惠于屋上西花東堂自書

印

印

108 花卉 1916年 紙 137.5×42.5公分

天津藝術博物館藏



109

桃花

1916年 纸 152×40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10

牡丹

1916年 纸 149×40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11

天竹顽石 2016年 121×40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12

国色天香

1916年 纸 121×40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13

墨荷

1916年 纸 121×40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早发不为图晚翠故将墨汁写枇杷丁巳月雨客撤李姓江草意七十四岁吴昌硕



115

枇杷 1917年 纸 153×41.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16

白蓮

1917年 紙 180.7×48公分

故宮博物院藏



高枝實繁三雨打水隨月時白玉堂梨在盤

為金采
丁巳年
吳昌碩

117

枇杷

1917年 紙 138.7×82公分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藏





千年桃實大如斗
仙人摘之以釀酒
一食可延年益壽
顏長六十九
丁巳初夏
吳昌碩

119

千年桃實圖

1917年 紙 153×41.5公分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藏

秋容不似春英可
容我方對酒霜
釐堆盤丁巳初
夏曾于海上
丁巳年
吳昌碩



120

黄花立石图

1917年 纸 153×41.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21

牡丹顽石图

1917年 纸 153×41.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22

茶花图

1917年 纸

102.4×47公分

南京博物院藏

葉蕭々歌聲
 鼓素琴霜月高
 意氣豪一葉
 白霜空
 丁巳十月
 吳昌碩
 年七十



123

墨
 二
 1917年 纸 137.5×32.8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灼桃之華顏常色一開三千年
結實大於斗 戊午年吳昌碩

125

桃实图

1918年 纸 151.6×81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古鏡開池水
遠條杭州
廣秋光
紅萼
雜胡日
与芙蓉集
戊午年
吳昌碩





127

牡丹芭蕉

1918年

纸 137.5×68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老松長壽黃
 善耐久石頭通祥
 三不朽 靜山仁兄雅屬
 戊午夏 吳昌碩 老缶





130

神仙眉寿

1918年 纸 125.5×52.4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美意延年
宣統元年
戊午八月
吳昌碩年七十

131

菊花

1918年 纸 114×50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秋崖寒實生似情老菊
移得秋之清登高一笑作重九
雲谷爲英戊午仲秋之月
吳昌碩子城北隅安吉吳昌碩年七十有八



留影歲月未仙前度人霜天千氣象老格鬥精神
研食我常道却倡
云以處墨橫枝點桂霞一笑破烏巾
懶五皋法時戊午涼秋吳昌碩年七十五





賞筆簪簪海雅盤眼見秋英不解餐每笑老夫甘寐實一枝
寫出自家看戊午十月集生於海上祥符軒吳昌碩年七十五

深山昨夜雨初歇
晓烟未泮山犹湿
嫩蕊含芳
戊午年仲冬 安吉 景昌画



135

墨笔山水

1918年 纸 110×39.8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136

冷露无声

1918年 纸 140×34.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37

根洁叶香

1918年 纸 149×39.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杞菊延年

己未夏仲

柳孝雉江筆

意僅以狀野尚未純以狀蒼吳昌碩年七十六



138

杞菊延年

1919年

纸

133.5×55.1公分

苏州博物馆藏



凌波仙子自搖飄搖天竹如花冷不凋
老石一蒼天位置是命
如子伴紅綃
己未七月朔
吳昌碩時年七十八





140

桃

1919年 纸 133×50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飄然豈作九秋蓬
染就丹砂是化工
大半朱霞相映好
顏色似雉紅
潤田先生序
癸卯堂之南廡

吳昌碩

癸卯十月



143

双株牡丹

1919年 纸 107.7×48.1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深雪先生人品高潔工詩畫盡余
 幸得訂交無日不談藝道古也古老
 召畫梅贈之筆墨高逸與尋常
 所作者不同余宿感汪萊林為
 高由唐畫梅題云此梅有冷峭之
 致是以狀南唐之高潔去老拙畫
 突過萊林深雪人品而不減南唐德
 又有隄後光輝照余亦淡古附名
 紙尾為幸耳 庚申冬月 諸德軒

人間乾淨地無多
 冰結孤根素尔何
 雪中 縣素歷妻兒日 主家阿

深雪吾宗法家教之
 庚申正月 昌碩年七十有七



145 梅 1920年 纸 142.5×32.2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47

松石图

1920年 纸 137.5×66.5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150

花卉

1920年 纸 151×40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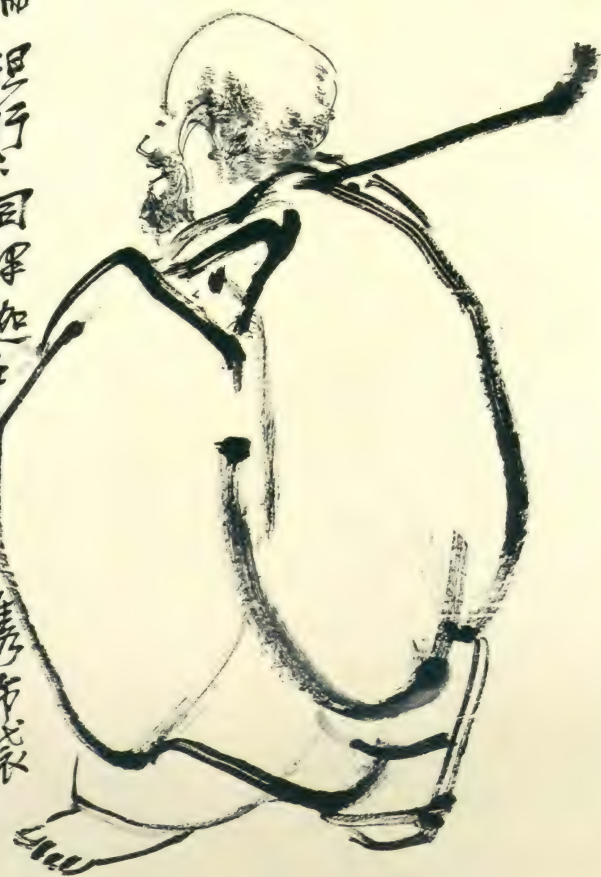


頭光足赤顏色酡其目不睥其腹蟠對人咲口常呵偏袒行一回揮逆手
 貯何物安得韜甲收兵戈風雲不怒海不波暉增佛日光山河慈悲苦惱又懽
 真共知六賊七化善男女合掌皆誦阿彌陀吾嘗見蘭亭海華五羖馱益使降魔杵搗破鎖金
 錫節修安樂羅石科咸云袋巾所藏盡五穀徧滿大地盡年年多

復初仁兄手畫

庚申重陽吳昌碩時年七十七

携布袋





華明晚霞烘錦老生欲鑄身寒有同心空山赤松林
庚申夏月
吳昌碩



153

红梅图 1920年 纸 124×53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54

紫藤图

1920年

纸

119.7×29.5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155

真
龙

1920 年 纸 173.2×42.3 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56

冷艳

1921年 纸 133×57.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57

珠光

1921年 纸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岁朝清供图
 何子孝漫出暮年一筆一意黏壁自漢
 燁生仁兄雅序少辛卯春書之初為海上
 去住隨隨緣室七十八吳昌碩





159

曹富貴石敢當 1921年 紙 179×48公分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藏



160

兰石图

1921年 纸 137.5×33.1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61

明珠滴香

1921年 纸 137.3×45.2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草书遗意

佑嘉仁兄雅属为荷
青藤草书意辛酉冬

吴昌硕年七十八



月朗海地金錯刀 字周少白而勃氣不敵去衰年之憲耳 大龍 吳昌碩 七十九

163

墨竹 1922年 紙 137×33.5公分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藏





165

菊石

1922年

纸

173.8×47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五嶽靈氣鍾嶽竹林荒寒避斧斤一自媧皇精衛共補天填海已無人
歲姑吳昌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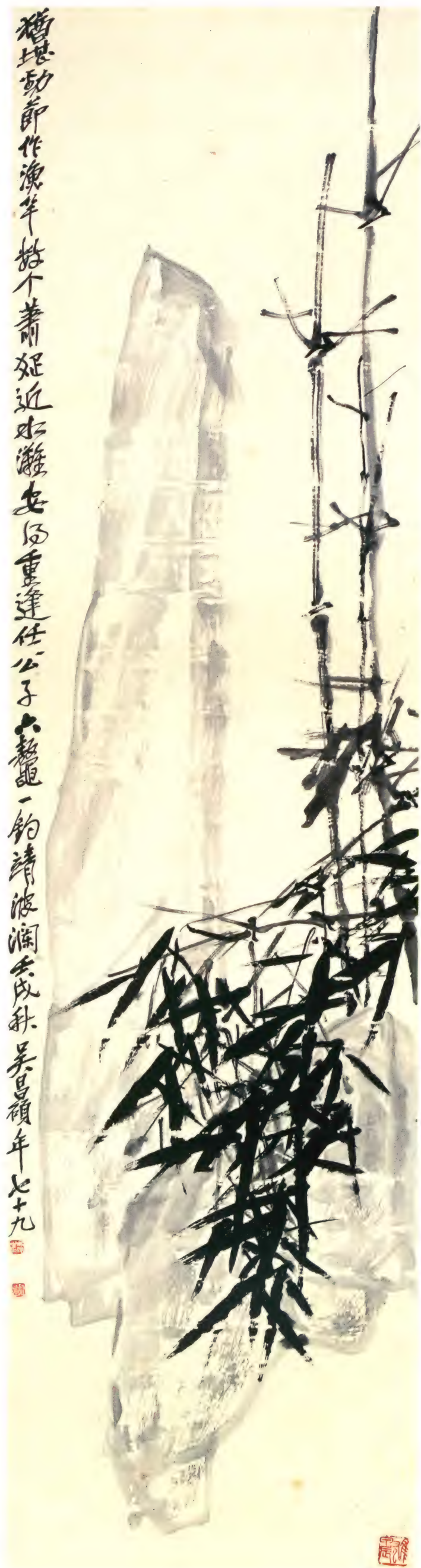
166

树石竹篁图

1922年 纸 139×34.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猶堪勁節作漁竿
好个蕭瑟近水灘
安得重逢任公子
六龍一釣清波濶
成秋
吳昌碩年七十九

168

修竹立石图

1922年 纸 161.4×42.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水仙古稱雅蒜寒
梅天醞春風佛說
如是如是那知三友
如龍 寫竟老缶稍梅
并題字年七十九

靜江老兄招飲卧裕室時後聽又任子先生談碑昌碩

又記





蘭不著土桂懸空
石嶺兮天不補土成冬吳昌碩年七十九

170

兰桂顽石图

1922年 纸 137×33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71

红梅图

1923年 纸 137×34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出門四顧無好老僧對我一奉手奉手之意果何有百回不
 富但振首或尔衲衣破裂待錢補或尔佛前塵積闕老僧不吝措
 大牛馬走老子猶龍不怕獅子吼僧顏面西前致辭見君握管工懸肘乞富
 百本般若經古文一篆解糾我將持往西方走萬里買者明珠論斛金論斗送此柳
 鞵不着戒不受盛君功德待君十日酒更且祝君無量壽長活過九十九
 虛齋先生六十大壽為擬昔邪居士筆意於癸斯堂之角樓癸亥春吳昌碩時年八十



名園芍藥業重畫眼掃見風露一葉
贈色美人面街頭少君賣仍囊實不願明珠
那是報高情動留戀

癸亥春仲 八十老人吳昌碩時於海上



173

芍药

1923年 纸 121×36公分

吉林艺术学院藏



合移金屋園繡幙珠璣
照耀暉長繁
茂如先生雅意
安喜吳昌碩時榮亥春





175

眉寿图

1923年 纸 149×37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松勁從橫為古隸

五盒大弟

富永演書語補空癸亥冬

吳昌碩

176

苍松图

1923年 纸 135×47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紅時檻外春風拂
香處水佩橫
富貴神僊
渾不羨
自高
唯有石先生
癸亥冬
吳昌碩
老缶時年八十

畫不脫毫端二字



178

松石 1923年 纸 108×52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179

老藤飘香 1924年 纸 132×39.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梅葉鐵骨紅蕊時種此樹
豔馨珊瑚高倚夕陽處
百匝繞不厭
園涉頗成趣太息飢驅人
揖南窗去
以昔年舊作系以補空
甲子端陽後數日偶學李姓江筆意吳昌碩時年十一





雅家多竹門可款

甲子秋晚景易然
白吳昌碩年



181

墨竹

1924年 纸 137×34公分

吉林省博物館藏



182

寿相仙风

1924年 纸 130.8×30.6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83

菊花

1925年 纸 152×43.7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牆根鞠葉可酤酒

吳大澂金石錄昌黎
先生同補空





185

青藤

1926年 纸 114×33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榴紅蒲艾綠
枇杷鮮不盡
足
端陽清賞
詩以補其全
詩成賞端陽
商略明泉煎

大聲時年
八省三



186

端陽清賞

1926年 紙 132×40公分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藏

菊石雁来红
 先生七十寿
 富以永祝
 時丙寅秋七月
 肝惠初平
 吳昌碩年
 八十有三



187

菊石雁来红

1926年

纸

151×40.5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188

金凤花 1927年 纸 39×49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海天談笑一飛觴
 蟹最鮮時鞠正芳
 可惜衰翁無續
 青洲世議心
 丁卯秋分節
 吳昌碩大龍年八十四



聲遠宗金雅屬
為擬張孟舉法
於海上去駐隨緣室
丁卯秋吳昌碩年八十四

聲遠宗金雅屬
為擬張孟舉法
於海上去駐隨緣室
丁卯秋吳昌碩年八十四





191

墨笔古松

1927年 纸 133.7×33 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印章



仓硕



吳俊



俊卿



俊卿之印



吳俊之印



吳俊卿



大聳



安吉



苦鉄



苦鉄不朽



一月安東令



吳俊卿印

吴昌硕年表

丁羲元

1844年 甲辰 1岁

(农历)八月初一日(9月12日)亥时吴昌硕出生于浙江省安吉县鄣吴村(一说诞生于安城,离鄣吴村20多公里)。吴昌硕名俊、俊卿,初字芑圃、香补、小名乡阿姐,更字昌硕,又署苍石、昌石、仓硕、仓石,(69岁后以字行,为昌硕),别号缶庐、老缶、缶道人、苦铁、破荷亭长、芜青亭长、五湖印丐、无须老人、无须吴、大聋、聋道人等,室号红木瓜馆、朴巢、齐云馆、削觚庐、禅髻轩、去驻随缘室等。父辛甲24岁,为举人,兼擅金石篆刻。

1860年 庚申 17岁

太平军第一次进军浙江,必经鄣吴村,而与清军及地方民团反复交战。吴昌硕避兵逃亡石苍坞,转遁于浙皖山间,或短工打杂,时食野草山果度日,前后历5年。有《庚辛纪事》诗追忆。

1862年 壬戌 19岁

春三月元配章氏夫人于乱中病歿,立秋日,母万氏病逝。

1864年 甲子 21岁

中秋日随父返回鄣吴村,相依为活,且耕且读,全家9口经乱后仅存父子二人。

1865年 乙丑 22岁

父辛甲继娶安吉晓墅之杨氏夫人,举家迁居安城镇中,(安城古名桃州)吴昌硕名书斋为“朴巢”,前有园名“芜园”,其刻印处名“篆云楼”。是年秋应试,补考安吉县庚申科秀才。

1866年 丙寅 23岁

始从同里施旭臣(浴升)学诗法兼书法金石学。

1868年 戊辰 25岁

2月18日父辛甲病逝于安城,年48岁。

1870年 庚午 27岁

回安城攻读,课邻人子弟。手自集拓第一部印谱《朴巢印存》,钤印百零三方,线装二册,

由施旭臣作序。

1872年 壬申 29岁

吴昌硕在安城娶施氏夫人,名酒,字季仙,浙江归安县菱湖镇人,时25岁,颇善助家计,亦擅篆刻。

是年随金杰(俯将)游苏州,至上海,结识高邕之等书画名流。秋赴杭州诂经精舍受业于前樾(曲园)门下,习小学辞章。

1873年 癸酉 30岁

长子育出生,字半仓,乳名福儿。又与吴滔(伯滔)订交。

1874年 甲戌 31岁

秋因施旭臣之介在嘉兴杜筱舫之曼陀罗馆得识金铁老(树本),从其学古器识别诸法。铁老劝昌硕“学游还学诗,谓不知诗负游履”。是年春手自集拓《苍石斋篆印》于芜园。

1875年 乙亥 32岁

手抄《红木瓜馆初草》诗集,凡五十六题六十五首,由六泉山人朱正初所评。

1876年 丙子 33岁

在湖州,次子涵出生,字子茹,号臧龛,乳名壶儿。

1877年 丁丑 34岁

集拓《齐云馆印谱》,取唐人“湖州安吉县,门与白云齐”之义。

1878年 戊寅 35岁

回芜园。是年河南山西大饥,春有《登楼》诗“海内奇荒悲铁泪”之语。

1879年 己卯 36岁

春赴苕上(吴兴)金杰寓。手编集拓《篆云轩印存》,携往杭州乞教俞曲园。是年作有七言长古《刻印》诗。

晚秋因友人得任伯年《竹鸡图轴》,款为“苍石仁兄大人雅属即希教正,己卯晚秋吉日,古越任颐伯年甫写”。又任伯年是年绘《双

龟图》紫砂壶,此壶后赠吴昌硕珍藏。

1880年 庚辰 37岁

在苏州寄寓吴云(平斋)之两罍轩以《篆云轩印存》求正,吴云略为删削,更名《削觚庐印存》。与杨岷(见山,号藐翁)订交。秋赴京口,10月返苏州,会金铁老,有《坐雨和铁老》诸作。

1881年 辛巳 38岁

春赴嘉兴,泛舟南湖。返故里,有《辛巳纪事》诸作,秋《别芜园》,赴苏州,仍寓两罍轩。集拓《铁函山馆印存》。

1882年 壬午 39岁

春携家眷迁居苏州,住西亩巷四间楼。友人荐作佐贰小吏(县丞),以贍家计。4月9日金俯将赠古缶,珍爱异甚,遂名庐为“缶庐”,亦以为号。与虞山沈石友(名汝瑾)订交。是年手抄《元盖寓庐偶存》诗集一种。

1883年 癸未 40岁

春奉檄航海北行津沽(晋升直隶州知州),3月在上海候轮期间,因高邕之介绍,与任伯年订交,并于颐颐草堂为作《芜青亭长四十岁小像》,后杨岷为吴昌硕题记。在沪又为张熊(子祥)刻印,有“病后握管,殊嫌腕弱”语。在析津(今北京大兴县)识杨香吟。返回上海,与虚谷、任阜长等订交。在苏州由潘瘦羊之介,结交大收藏家潘郑庵(名祖荫,字伯寅)。吴云(平斋)卒,年七十三。

1884年 甲申 41岁

杨岷为题《削觚庐印存》(四卷)诗跋。得“元康三年砖”,因有“万年相禅”语,刻“禅髻轩”印,并以为室号。

9月在苏州遇老友高邕之,别后12年,为刻“狂心未歇”印。

1885年 乙酉 42岁

与林海如(福昌)同在吴云故居设馆。作《怀人诗》十七首。游邓尉、嘉定等地。

1886年 丙戌 43岁

三子迈(字东迈,乳名苏儿)生于苏州。吴昌硕见胡公寿谈画,公寿谓“君之嗜画似乎太迟”,任伯年、杨岷在座共论。

秋作《存没口号十二首》(即《十二友诗》)。11月赴上海,任伯年写作《饥看天图》(“仓硕先生吟坛行看子”),杨岷题诗。又为吴昌硕作《归田图》,吴“戏题”诗一首。为任伯年刻“画奴”印并诗跋。

是年,任伯年为高邕之作《书丐图》肖像,吴

昌硕戏题长诗七古一首,后由虚谷题于画幅中。

春,张熊卒,年84。冬,胡公寿卒,年64。

1887年 丁亥 44岁

6月赴沪,任伯年效罗聘体为吴昌硕写《棕荫纳凉图》肖像,题为“罗两峰为金冬心画《午睡图》,饶有古趣,余曾手临数过,今为仓石老友再拟其意。”杨岷为题长诗。8月28日施氏夫人40岁初度,作诗“赠内”。9月任伯年作《菊花图》赠吴昌硕,“时同客黄歇浦上”。初冬移居上海,觅屋于吴淞。是年为任伯年治印三方。又拟石涛笔意作山水一幅。手抄诗集《元盖寓庐偶存》(增删本)一种。

1888年 戊子 45岁

春2月,昌硕写墨梅,任伯年为补茗壶。4月杨岷70寿,画蟠桃大幛为贺。

夏与蒲作英同往上海西郊看红荷归大风雨。是年长子吴育卒,年16,施旭臣作《吴童子哀辞》。

8月女儿丹姮生,字次蟾。

秋任伯年为作《酸寒尉图》肖像,吴昌硕自题长诗。此图作于上海,时吴昌硕移居沪上后,过从甚密,日日去任伯年家相谈画理。又,秋日任伯年再为吴昌硕作《蕉荫纳凉图》肖像,吴自题长诗。吴为任刻“山阴道上行者”印。

1889年 己丑 46岁

寒食节,作《己丑寒食》诗哭育儿。李嘉福拓古缶,任伯年为补牡丹图以赠,吴昌硕于寒食日自书石鼓文《缶庐诗》。暮春吴为任伯年刻“任和尚”印并题诗跋。任为作《蔬笋图》谢赠。

是年谭复堂、施浴升为《缶庐集》作序。是年作画有《白菊图》(缶道人拟张孟皋用笔),《牡丹水仙图》(三友),题为“拟陈道复”,实为临任伯年牡丹图。《缶庐印存》初集刊行。

1890年 庚寅 47岁

正月十七日参加上海徐园雅集,纪念倪云林。是年,始识吴大澂,为刻“恣斋鉴藏书画印”。施旭臣卒于北京。潘瘦羊卒。徐三庚卒。

1891年 辛卯 48岁

3月日本著名书家日下部鸣鹤来沪苏访问,与昌硕订交,为求篆印。

端午节在苏州任伯年为昌硕之子吴东迈写

《苏儿小像》，吴为题五言长古诗。

是年春，任伯年为吴昌硕画《墨笔荷花图》（“昌硕老友一笑”）、《破荷图》、《雪中菊雀图册》等。吴常去任家谈画理，任伯年示昌硕作画“不妨以篆籀写花，草书作干，变化贯通，不难其奥诀也”。

1892年 壬辰 49岁

在上海，摘记生平事迹交游之随笔，积为一集（《石交集》）译复堂作序。

为任伯年珍藏之“宝鼎砖砚”刻铭。又集拓所藏砖砚10余方为四屏寄赠施石墨（名为，施夫人之弟）。

作有《芜园图》、《兰花图》、《山水图册（八帧）》。

1893年 癸巳 50岁

春2月，《缶庐诗》四卷，并《缶庐别存》（题画诗、砚铭、石鼓联等）梓行。

8月朔作《菊花图》横披并诗自寿。是年并作有《冷香图》、《露气》（仿八大山人荷花）、《牡丹》等图。

冬客行皖江，并于“长江轮船中”索凌瑕为《山水图册八帧》题诗。

任阜长于7月朔卒于苏州，年59。又吴友如卒于上海。

1894年 甲午 51岁

春2月在京师以诗及印谱赠翁同龢，评为“似不俗”。

8月因中日战争，应邀入吴大澂幕府赴榆关御敌。在山海关作《乱石山松图》，又作诗《芦台秋望》、《榆关杂诗和恹斋先生》。是年与蒲华合作《岁寒交图》（梅竹）。

1895年 乙未 52岁

2月家书催促，因继母杨氏病重，乞假南归，“奉母寓海上”。

4月作有墨笔《独松关图》，云：“吾邑独松关有此高旷之气，人谓昌硕拟雪个则失之矣。”夏任伯年为作《山海关从军图》、《棕荫忆旧图》小像二帧（已佚）。

11月4日任伯年病逝，年56。吴昌硕“客吴下迟鸿轩，闻伯年老友先生物故，诗以哭之”，成七律挽诗一首：“海上微官等匏系，日穷画理逐先生。武梁祠古增游历，金石声高出性情。脱剑今朝惭季子，读山何地起长蘅。（曾为画芜园第二图），风流已矣应蜚舌，涕泗阑干对月明。”（按《芜园第二图》即《山海关从军图》）。又赴沪为任伯年奔丧，

作挽联云：“画笔千秋名，汉石随泥同不朽，临风百回哭，水痕墨气失知音。”11月13日顾沅（若波）在苏州卒，年62。又吴伯滔卒。

1896年 丙申 53岁

在苏州。丙申花朝作《苍石图》（按，此图盖取意于安吉独松关上之“猫儿石”）。又作《松石图》、《野梅修竹古防风图》，孟秋作《墨猫图》（仿任伯年）。10月客古长洲作大幅《墨荷图》，又题诗《荷花赠井南》，（井南，周作熔，号陶斋，为苏州大令。）刻印有“破荷亭长”、“破荷”等。

是年，杨岷（藐翁）卒，年78。虚谷卒，于上海关庙，年73。

1897年 丁酉 54岁

在苏州。2月赴常熟虞山访寺院，僧桂岑出示管仲姬双钩兰花卷，因仿作《双钩丛兰图》，张鸣珂、沈石友等题诗。

秋日本诗人山田寒山访问中国，在苏州吴昌硕题诗，又为题墨竹图。

1898年 戊戌 55岁

在苏州。闰三月访荆溪国山《禅国山碑》，作长歌寄怀。作《蔬果图》，拟玉几山人（陈撰）小品。冬作《寒香图》，写芜图古梅。是年春日本河井仙郎致函吴昌硕求教，备叙仰慕之情，昌硕复信寄赠印存。

1899年 己亥 56岁

在苏州。11月因同里丁葆元（兰荪）保举受任安东县令（江苏涟水县），到任1月即辞去，刻“弃官先彭泽令50日”（款云：“官田种秫不足求，归来三径松菊秋，我早有语谢督邮。”）又“安东一月令”二印。

1900年 庚子 57岁

暮春复游淮城，过访任小农参军，姚侃翁招饮远香草堂，各出所藏书画相品定。

作《芦花如雪吹寒潮图》。又作《天竹图》。秋，俞曲园为《缶庐诗》作序。12月2日俞曲园80寿辰作长古、贺联祝寿。

是年，日本河井仙郎（荃庐）偕文求堂主田中庆太郎来上海，由罗振玉、汪康年介绍，拜师昌硕门下。河井仙郎时30岁。

《缶庐印存》二集编成。腊月由沪返苏，作《岁朝清供图》。

1901年 辛丑 58岁

在苏州。曾游南京，有《石头城望江》等诗。谭复堂卒，年70。

1902年 壬寅 59岁

在苏州。曾赴析津,友人林衡甫、洪鹭汀设酒作诗纪之。有《赠内》诗,以“平居数长物,夫婿是诗人”自适。

是年春写《红梅图》。10月于青李来禽之馆作《梅花蒲石图》,后蒲华题句。

因吴大澂卒,年68,昌硕由析津归。

1903年 癸卯 60岁

8月朔,作双桃自祝60寿辰。

日本长尾雨山(名甲,字子生,号雨山,又号石隐)应商务印书馆之聘来沪任编译,由松崎鹤雄介绍与吴昌硕订交。

3月在沪,作《梅花月影图》(梅谿诗),又客严小舫(信厚)小长芦馆。是年又作《灯梅图》、《洋种牡丹图》。

11月继母杨氏卒於安吉,年77,回乡奔丧。

1904年 甲辰 61岁

刻“雄甲辰”朱文印。作《花卉图卷》,临八大山人《瓶桔图》,又题八大山人《山水花鸟册》。12月14日移居苏州桂和坊19号,名其斋为“癖斯堂”。

是年夏,丁仁(辅之)、吴隐(石潜)、叶品三、王福庵四位在杭州发起创立西泠印社,倡导研究金石篆刻。

赵起(字子云,号云壑)30岁来谒,收为弟子。7月施石墨在苏州病卒。是年翁同龢卒,75岁。

1905年 乙巳 62岁

在苏州。作有《枇杷凤仙》、《芙蕖图》、《花卉四屏轴》、《花果册》(十开)诸图。夏赴沪,作诗赠张鸣珂。又赵石农(古泥)来拜谒,授以篆刻要诀。

是年为顾麟士(鹤逸)作《鹤庐印存序》。

1906年 丙午 63岁

在苏州。作有《杜鹃图》、《重九赏菊图》、《寒灯梅影》、《破荷》诸作。

为闵泳翊(园丁)刻“园丁生于梅洞长于竹洞”印。

俞曲园12月20日卒于杭州,年86。赴杭吊唁。

1907年 丁未 64岁

在苏州。2月沈石友来苏州为撰《仓公事略》。

是年作有《煮茗图》,为张鸣珂作《蔬菜图》。

1908年 戊申 65岁

在苏州。春为丁辅之作诗题《西泠印社图》。作有《绣球图》(赠忍暗察使)、《挑灯读书图》

(为沈石友诗戏写图)等。

1909年 己酉 66岁

在苏州。夏4月作有《玉兰柱石图》。在癖斯堂与诸贞壮相识论诗,极为投契,忘年相交。是年为“西泠印社”篆额,又刻“明月前身”印并造像怀念元配章夫人。在上海参加发起上海豫园书画善会成立。夏日赴江西,有《鄱舟中》、《登滕王阁》诸诗。次子涵得赵执叔《断万氏争葬地朱判》,题以长古。

1910年 庚戌 67岁

在苏州。元旦展拜先人遗像作诗。夏日,江行与商笙伯赴武汉,作《长江与笙伯共饮》、《江行入鄂境》、《黄鹤楼口号》等诗。7月转赴北京,22日夜过黄河铁桥,诗以纪之。在京客张弁群(查客)家。

日籍朝鲜人水野疏梅(名元直,号疏梅)来沪,由王一亭介绍访吴昌硕,作诗《疏梅赠葫芦》。

是年画有《田园风物图卷》、《吉祥眉寿图》赠季仙夫人。

1911年 辛亥 68岁

春在苏州。初夏游无锡惠山。夏末移居沪上,在吴淞小住,登面海楼。是年作有《玉堂富贵》、《乾坤清气》、《经秋寒叶》、《怪石老梅》四屏轴等作。

蒲华(作英)卒于上海,年80。

1912年 壬子 69岁

在上海。是年以字行,刻“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印。作有《荷香果熟》、《岁朝景物》、《梅石图》等。为美国波士顿博物馆题匾“与古为徒”。

1913年 癸丑 70岁

在上海。由王一亭介绍迁居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从此定居。重九,西泠印社正式成立(十周年),推为社长。上海书画协会成立,任社长。梅兰芳初来沪公演,由刘山农陪同来访,相见如故。《缶庐印存》初集二集由上海西泠印社石印刊行(每集四册)。是年重订润例。王一亭正式入门下称弟子。

1914年 甲寅 71岁

在上海。9月日本友人白石鹿叟于六三园剪淞楼举办吴昌硕书画篆刻展。10月为撰《六三园记》,勒石园中。冬,商务印书馆编印《吴昌硕先生花卉册》,诸贞壮为撰《缶庐先生小传》。是年作《名园芍药图》、《花果图》(拟张孟皋)、《清秋图》、《三清图》等。又题

《竹林小像图》，款云：“画中之竹，二十年前（一八九三）伯年先生所作，一亭王君为予画像其中，呼之欲出。一亭，予友也；先生，在师友之间也，道所在而缘亦随之。”

又，长尾雨山归国，作山水、墨梅赠别。5月闵泳翊（兰丐）在沪病卒，年55，与昌硕论交30余年，为治300余石。

1915年 乙卯 72岁

在上海。春游杭州。11月吴石潜辑《苦铁碎金》四册由上海西泠社印行。《缶庐印存》四集刊行。任题襟馆书画会名誉会长。影印十二世从祖峻伯诗集《天目山斋岁编》孤本。是年作有《岁朝清供图》（似张孟皋设色）、《花篮图》（拟张十三峰笔意）、《硕桃图》等精品。

1916年 丙辰 73岁

在上海。2月得十一世从祖翁晋诗集《玄盖副草》孤本，亟付影印。作有《绿梅通景屏图》、《花卉图册》、《西泠印社图》等。题《任薰阜长画佛图》长诗，影刺军阀混战。

1917年 丁巳 74岁

在上海，2月为西泠印社撰联：“印岂无源，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瓿甃，一耕夫来自田间”。5月15日施夫人病卒，年70，哀痛逾恒。7月沈石友卒于常熟，年60，为其诗稿作序题诗。是年作有《高风艳色》、《枇杷图》、《栗里高风》、《丹桂图》、《楚骚遗意》、《团圆介寿图》等。冬，北方水灾，及百余县，为写《流民图》并作序题诗，参加募款赈灾。

1918年 戊午 75岁

在上海。2月命子涵、迈扶施夫人灵柩归葬故乡鄞吴村凤麟山麓。8月写《鄞吴村即景图》并题诗付涵家藏。又应商务印书馆之请绘花卉十二帧用为《小说月报》封面。是年作有《玉堂富贵》、《风壑云泉》、《墨梅古雪图》等。

1919年 己未 76岁

在上海。正月重订润格。晚秋山田正平随河井荃庐来沪访吴昌硕。商务印书馆出版《吴昌硕花卉十二帧》。12月张弁群集拓《缶庐印存》八卷，褚德彝作序，王仁拓款铃印。孙隘堪（德谦）、沈寐叟（曾植）为《缶庐集》作序。是年作有《杞菊延年图》、《天香凌波图》、《槛外春风图》、《松石图》（学李晴江）、《花卉四屏图》等。

1920年 庚申 77岁

在上海。是年适逢补考庚申科入泮60年，吴待秋为作《重游泮水图》，自题诗。

八月梅兰芳再来沪公演，由袁寒云引荐再来寓访，作梅花一帧并诗以赠。日本东京文求堂刊行《吴昌硕画谱》，长崎双树图刊行《吴昌硕画帖》。诸乐三年二十一，列为门弟子。是年作有《荔枝图》、《大石葡萄图》、《丹霞图》等。

1921年 辛酉 78岁

在上海。2月11日率子涵、迈赴杭州参加西泠印社雅集。与西泠同仁奔走募款八千元将重要文物《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从日商处赎回，建石室永世保存。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范铸吴昌硕铜像以赠，转送西泠印社，于“闲泉”上，凿石龕曰：“缶龕”皮藏。秋，荀慧生来沪献艺，由刘山农引荐，请益绘事。又，3月于六三园同饮，王一亭为山本竟山画行看子，昌硕为题诗。日本大阪高岛屋举办第一回吴昌硕书画展，出版《缶翁墨戏》。

是年作有《瑶池仙果图》、《古木幽亭图卷》、《葫芦图》、《美意延年图》等。高邕之卒，年72。

1922年 壬戌 79岁

在上海。3月18日赴杭州，西泠诸友置酒为祝寿，诸贞壮作文赋诗以纪事。夏，丁辅之编《缶庐近墨》一集，沈寐叟题耑，由上海西泠印社珂罗版印行。是年作《寿石硕果图》等。沈寐叟（曾植）卒，诗以哭之。

1923年 癸亥 80岁

在上海。春游浙江塘栖超山，喜见宋梅一株，为写照并篆联。5月丁辅之续编《缶庐近墨》第二集，上海西泠印社刊行。8月朔为祝寿80寿辰，借华商别墅庆贺。王个簃（名贤，字启之）来谒拜，以所作篆刻请益。夜京剧会演，荀慧生、梅兰芳出场，极一时之盛。昌硕赋长诗自寿，并撰寿联。又，6月潘天寿由诸闻韵引荐于沪寓谒见，出示画作请益。是年作《自写小像图》、《明珠滴露图》、《繁英紫玉图》等。门弟子陈衡恪（师曾）卒。

1924年 甲子 81岁

在上海。元日作诗《甲子元日书怀兼呈疆村》。春日六三园看樱花，赋诗和朱疆村。年过八旬，童心不已，茶余每歌“天淡云闲”，或自度曲。

是年作《空谷幽兰图卷》、《无量寿佛图》、《瓶

梅新蔬图》(携梅小姐索画)等。

1925年 乙丑 82岁

在上海。正月十五聘王个簪(贤)课其孙吴志源(长邨)读为启蒙。王贤朝夕侍奉,列为门弟子。又沙文若(孟海)由王贤引荐列入门下。5月乘人力车遇祸于先施公司门前,濡额血,仅伤皮肉。秋患肝疾,朱古微劝戒苦吟,后病愈复寄长诗《病愈寄古微》。日本友人桥本关雪赠诗赋答。是年作有《秋光图》、《古鼎牡丹图》、《荷塘秋色图》(赠王贤)、《秋艳图》、《石榴图》等。

1926年 丙寅 83岁

在上海。作《丙寅元旦》诗。2月白石鹿叟自龙华移老梅一株于六三园,为之栽植并赋诗纪事。夏,潘天寿持山水障子求教,赋长诗勉之。9月上海西泠印社编印《吴昌硕花果册》。第二回吴昌硕书画展在日本大阪高岛屋举办,并《缶翁墨戏第二集》刊行。王个簪30寿辰作《墨菊图》以赠。又门人刘玉庵病卒于苏州,长歌挽之。

王一亭作《缶庐侍坐图》。

是年作有《芙蓉拒霜图》、《紫藤图》、《飞虬图》等,又题八大山人《荷花双凫图》诗。

1927年 丁卯 84岁

在上海。3月荀慧生来沪公演,在一品香行拜师礼,正式列于门下。春夏间偕三子吴东

迈及弟子王个簪避兵赴塘栖超山赏梅,觅宋梅亭畔山坡,欲为身后常眠处。初夏转赴杭州,寓西泠印社观乐楼与门人王个簪在汉三老石室前合影纪念。六月初九,次子吴涵病卒于沪,家人谎称东游日本,不报实情。夏末返沪。秋重阳节,偕诸贞壮、狄平子、周梦坡、姚虞琴诸友于上海华安公司层楼登高,敏捷赋诗。是年《临八大山人睡鸟图》,又作《墨梅图》、《岁寒抱节图》、《玉洁冰清图》(为日本友人友永霞峰画)。一月初三作《墨兰图》一帧,翌晨忽中风(或云因惊闻某银行倒闭,存款被吞,或云因操办孙女婚事过喜且劳),延至十一月初六日(公历11月29日)溘然长逝。墨兰遂成绝笔。临终前尝以45岁作《墨梅图轴》付王个簪纪念。又与龚景张、朱古微合影于寓所床前,为最后留影。终年84岁。

逝世后门弟子私谥为“贞逸先生”。1932年营葬于超山。挽联有于右任撰“诗书画而外,复作印人,绝艺飞行全世界。元明清以来,及于民国,风流占断有名家。”沈淇泉撰“先生为金石名家,沈酣到三代鼎彝,两京碑碣。此地傍玉潜古宅,环抱有几重山色,十里梅花。”

(1992年11月壬申小春之吉再门人丁羲元谨撰于沪寓)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 吴昌硕

发 行 人:刘建平
责任编辑:王之海 穆美华
改版责编:潘恩春
策 划:于化鲤 齐 林
技术编辑:靳立华 李宝生
出版发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
印 刷 者: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
印 数:0001—3000
开 本:787×1092mm 1/8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05—0608—0

J • 0608
版权所有

